

凸显农业中的“文化”

服务于保持传统农业系统的社区

致力于保护和增强农业遗产系统的活力

携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

得益于全球环境基金、德国、农发基金和其他资源伙伴的支持



从人类放弃狩猎 - 采集式生活方式至今已有约12 000年。他们学会了随着季节更替保留和播种种子，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不必持续搜寻食物。他们得以集中力量建设他们的社区，同时发展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业体系，使他们能够在定居的地方生存甚至蓬勃发展。随着一代一代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提高，这些精巧的系统给他们带来了历经千百年的本土知识。

如今，这些追溯到多个世纪之前的精巧农业系统在世界各个大洲都能找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绝不是沉浸于过去，相反，它对当今世界农业可以做出贡献。虽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遗址相似，但不同的是那些遗址意在作为纪念碑保存，而全

设想一下一个食物篮盛着撒哈拉绿洲出产的谷物、秘鲁安第斯山海拔4 000米地方或是偏远的智利群岛出产的土豆、产自中国陡峭的山坡梯田或菲律宾的大米。所有这些食物均来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这些食物系统均经历了上千年演化，所处环境严酷和偏远 - 处于极端气候之中 - 这要归功于土著人民的知识。粮农组织在全世界确认了约200个这样的系统，赞扬他们千百年做出的贡献，并支持他们以确保这种知识能够传递给后代。这些独特的食物体系为当地粮食安全、自然资源管理及遗传多样性保存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其生存面临危机。通过授予他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称号，粮农组织帮助提高其能见度，给予更大的尊重和帮助确保其生存下去。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是活的系统，将继续演化，以满足其保存者的需要和需求 - 他们

是小农户、家庭农民和土著人民，也往往是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人。



除了促进收入增加以外，保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农民还可以利用对它的认可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未来的遗产

粮农组织估计全世界约有5亿公顷土地用于农业遗产系统，仍旧保持其独特的传统，该传统结合了社会、文化、生态和经济服务功能，能够造福人类。菲律宾农民开发了山坡灌溉系统，让他们能够在不同地块之间共享水资源。秘鲁安第斯土豆农民学会了在其地块周围挖沟，然后将其灌满水，白天的日照将其加热，晚间可以释放热气保护作物免于霜害。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摩洛哥和突尼斯沙漠绿洲的农民开发出了复杂的灌溉工程以及多层菜园，利用椰枣树阴种植水果、蔬菜及谷物，为其人口提供食物。

这些传统系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既高效又精巧。否则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仅仅依靠最初级的工具存活并支持一代又一代人。然而，今天他们所能提供的往往并未得到认可。正如许多农业系统一样，它们也起来对抗高速发展、全球化、城市化、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它

们还必须与这样的概念作斗争，即传统方式不能与高效现代农业兼容。

粮农组织自2004年开始这一伙伴关系以来已经认可了14个国家19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遗址，这一过程是由相关国家自身提出申请。申请由科学委员会进行评价，并由粮农组织设立的一个国际指导委员会批准。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提供了动态保护和可持续生计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名称的授予不仅限于确认让人感兴趣的农业系统并将其变成吸引人的所在。它还庆祝这一遗产，当当地人从祖先继承来并持续维护的系统被挑选出来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时，他们也会因此感到骄傲。

中国的稻田养鱼系统在得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认可之后，农民从产品销售中增加了收入，游客数量也从2004年的2 000人增加到

2010年的25 000人。当地政府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如此重视，以至于在一个村庄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大理石鱼的纪念碑。在阿尔及利亚，该项目创造的工作机会使年轻农民重新回到绿洲系统。年轻人从事或投资于绿洲农业的比例由2%增加到23%。

但是除了促进收入增加以外，保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农民还可以利用对它的认可来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地貌、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知识系统。粮农组织通过推动支持保护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在政府层面提供额外的支持。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工作被称作“动态保护”。它不是将遗址作为纪念碑来赞颂过去，相反，其演化和改变仍在持续，涵盖了一个全面的“农业-文化”视野。当地社区和机构可以通过推广、市场营销和增加产品及服务的附加值，来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古代传统和独特性。但同时，继承了这些系统的人们能够继续养护、改进它们，并将其传递给后代。